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七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1389/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七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業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2.8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七六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孔子論語年譜一卷

〔元〕程復心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 一

孟子年譜一卷

〔元〕程復心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 二三

闕里誌二十四卷

〔明〕陳鎬撰 孔胤植等增補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清雍正增修本

..... 三九

孔顏孟三氏誌六卷提綱一卷

〔明〕劉濟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成化十八年張泰刻本

..... 五二四

孔子論語年譜一卷

〔元〕程復心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孔子論語

年譜一卷》提要

孔子論語年譜

元 程復心 撰

嘗改得論語中十五志學一章乃孔子自生年譜都是實心實理實事實話節節可據歷而明其言去夢莫不遠蓋作春秋後語也陳俎豆即是志學不待十五十五以往問禮問官即是博學無方之學三十以往從昭公出亡留齊七年不仕齊魯此立之大節四十以往儒道備明不惑於老楊晏墨見行可仕不惑於季平陽貨此不惑之大節五十以往當學易之年攝相用魯魯國大治女樂去魯席不暇煖富貴貧賤更伏志難畢聚十年之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此知天命之大節六十以往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詩三百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此耳順之大節七十以往九月而成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此從心不踰矩之大節按之載籍記事記言表裏互見即事即理歲月昭如謹次孔子論語年譜於左

年譜卷一

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一年歲己酉庚子孔子生于魯國之昌平鄉鄆邑父叔梁紇為鄆邑大

有君子之道曰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明年孔子三十一歲景公遣使聘孔子孔子遂適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為養辭及魯道始專弟子信從者衆是歲高柴生明年孔子三十二歲在魯設教衛端木賜生明年孔子三十三歲適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時居於外館景公造馬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子曰董王之廟也既而使報董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明年孔子三十四歲孟釐子卒孟懿子嗣與南宮敬孫師孔子學禮南宮敬叔請于魯昭公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暨于侍御與敬叔同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苴弘歷邾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興也觀明堂四門之牆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康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望之謂從者曰此周公之所以盛也既而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又入后稷之廟堂石階之前有金人參緘其口而銘其背孔子既讀斯文顧謂弟子曰行身

如此堂以口過慮哉古者言之不啻耻躬之不遠也周使伯常騫問道孔子語以四戒去周老子送之曰當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談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誨曰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他日又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時齊晏嬰墨學也宋墨翟為非儒非樂之說以詆孔子老氏之徒楊朱亦為論非孔子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自司返魯道彌尊弟子日進秦商仲由閔損冉耕之徒咸受學焉南容三復白圭孔子謂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四教文行忠信雅言詩書執禮罕言利命與仁不語怪力亂神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明年孔子三十五歲季平子偕禮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昭公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

家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曰護兩觀乘大輅朱于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季氏得民衆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季平子與郈昭伯以聞鷄故得罪昭公公帥師擊平子平子與孟孫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公帥敗奔於齊時公居于長府欲逐殺平子以及於難先是魯人為長府閭子奮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至是公奔齊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款以通乎景公景公取魯之鄆邑以居昭公明年孔子三十六歲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是歲樊須生明年孔子三十七歲歸魯見延陵季子莖子以為合禮復適齊明年孔子三十八歲顏淵生孔子三十九歲四十歲四十一歲四十二歲皆在齊留七年齊人高柴公冶長從遊孔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子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將以尼賂之田封孔子晏嬰沮之曰孔子儒者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

細民也後景公見孔子不問其禮吳日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款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接淅而行反於魯是年昭公薨於乾侯定公立孔子在齊時往觀呂梁之水因而至吳又遊越時吳闔閭伐越隨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問孔子孔子答以防風氏之骨吳客曰善哉聖人是歲公西赤生明年孔子四十三歲定公元年季平子孫僭陽貨專政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以教弟子弟子彌衆生自遠方莫不受業如衛人端木賜秦人石作蜀陳人公良孺蔡人漆雕開以及商瞿梁鱣巫馬施冉雍冉求皆及門遠入洙泗設教九國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過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忘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是歲適陳有若生明年孔子四十四歲在魯衛卜商生明年

孔子四十五歲在魯吳言能生明年孔子四十六歲
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教器焉顧謂弟子曰訖注水焉
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文物惡有
滿而不覆者哉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
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繳如也緝如也以成子謂韶重
美也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明年孔子四
十七歲季平子卒陽貨因季桓子與盟而禘之時公
山弗擾為費宰是為亂宰皆倚陽貨各以邑致弗
援召孔子于欲往于路不說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後
哉如有司我者吾其為東宮乎然亦卒不行季桓子

立。孔子為中都宰陽貨將以君之福饌餼平子。贈以
珠玉。孔子聞之。歷階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
曝屍于中原也。乃止。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物。問孔
子曰。得狗。子曰。以丘所聞。羊也。木石之怪。燮魍魎。
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犢羊。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
公。軻舒翅而跳。景公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曰。此
鳥名商羊。水祥也。昔兒童有屈一腳。振肩而跳。其詛
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
趨治溝渠。備隄防。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人
民。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是歲

魯參生都隱心。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仲孫閱禮于
孔子。子告以如世子之冠。有冠頌。是歲孔子始讀易
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明年孔子
四十八歲。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強弱異任。
長幼異食。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二簋。八十常珍。
九十飲食不離寢。聽飲從遊。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
左。踰不拾遺。器不雕偽。市不鬻價。四寸之棺。三寸之
槨。因丘陵為墳。庶人懸窆。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
方則之。公謂孔子曰。學于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
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

變至於道。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
民以時。是歲顏孫師生。明年孔子四十九歲。進位司
空。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性。使物各得其
所。芝宜先。是季平子墓。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
合諸墓焉。謂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
所以揜夫子之不仁。是歲陽貨竊魯寶玉大弓入驢
陽關。以鞞。宥不齊。生明年孔子五十歲。由司空為司
寇。國人謗之曰。虜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虜裘。投之
無却。既而設法。不用國。無奸民。定公問君使臣。臣事
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

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論也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淑措如也與與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納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廢然于退朝曰傷人乎不問焉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孔子與於蜡既賓游于觀之上言偃侍喟然歎曰夫魯之郊與禘皆非禮周公其哀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

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是歲冉孺曹邱伯處顏高生明年孔子五十一歲當周敬王十九年魯定公九年為魯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時有父子訟者夫子同控執之三日不別其父請止孔子故之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歲閔子騫為費宰問政于是孔子有執轡之論孔子通問於高昭子相是子華使于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造齊也矣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時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于是歲陽貨奔齊齊將執之逃奔晉歸寶玉大弓桓魯明年孔子五十二歲為大司寇攝行相事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到飲其羊以詐市人公西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屠修論法鬻六畜者師法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西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鬻牛馬者不豫價賣羔豚者不加師男女別途耕者遜畔行者遜路道不拾遺男尚中正女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國人誦之曰衮衣童百首獲我所

童而衣衣惠我無私先是齊魯伐無年歲孔子用魯於是春及齊平夏齊景公會魯定公於夾谷孔子相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而君合好而商夷之倖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商不謀夏夷不亂華倖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采歸鄆澶龜陰之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蹶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水前後稽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是歲好會成孔子聘於齊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踊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既聘返魯明年孔子五十三歲齊晏子卒孔子遣代弔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是歲孔子學易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于告之曰孟

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明年孔子五十四歲行于季孫三月不違于是言於定公曰臣聞家無歲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墜三都於是叔孫氏墜邱季氏將墜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佞輒奔齊遂墜費將墜成公斂處父謂孟孫隨成人必至於北門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隨公圍成弗克孔子薦閔子為上卿不用齊犁鉏計沮孔子曰隣國有聖人已國之憂也歸魯女樂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不稅冕而行為雉噫之歌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於是太師擊適齊亞飯于遠楚三飯練適暮四飯缺適暮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鼗襄入於海是歲叔仲會生明年孔子五十五歲失魯司寇將之犁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不果行。于是子遠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至儀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衛靈公聞孔子至喜而郊迎孔子至衛至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鄉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竟不主彌子居頃之或謂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孔子恐獲罪焉是時衛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居十月去衛適曹至宋明年孔子五十六歲自宋適陳過匡陽貨嘗暴於匡孔子狀類陽貨匡人拘焉五日弟子懼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使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由三終匡人解甲而去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是時孔子使從者為審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他日曰審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

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明年孔子年七歲自匡過蒲月餘反衛主蘧伯玉家時公叔文子為大令月治嚴而家富孔子問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歡其言樂然後笑人不歡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堂其然乎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傑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衛靈公夫人南于宋女也有淫行逐世子蒯瞶出奔宋使人求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子路不悅夫子笑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居衛月餘靈公與南子同廚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醜之他日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又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去衛過曹曹伯陽不答去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是時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伐其

樹孔子微服而過宋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時桓與弟子頤子車同惡將為亂魁弟司馬牛從孔子遊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問君子子曰君子不夏不懼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曰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孔子自宋適鄭弟子相夫子獨立鄭東門外鄭人姑布子卿謂子貢曰東門有人焉其長九尺六寸河鬚龍顛其頭似充其項似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高三寸纍纍然似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子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去鄭適陳是歲魯定公薨哀公立明年孔子五十八歲歲當阮至陳主于司城負子時為陳侯周臣陳侯賓之上館時有隼鳥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柎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侯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柎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公使人求得之故府金匱如之陳侯就孔子燕遊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孔子曰其桓僖之廟乎桓僖之親盡矣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

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子貢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若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歲子貢始用於魯孔子在陳聞定公薨訃反魯而居魯與弟子講學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記曰顏淵十八天下歸仁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季路侍有盡各言爾志之問子路顏淵以次對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有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子路冉求公西赤曾點以次對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孟武伯師事孔子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時有樊遲問知問仁之答蓬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

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齊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曰：「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海濶之為大也。是歲，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檟李也。明年，孔子五十九歲，魯將遠晉，晉趙盾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趙氏家臣佛肸為中牟宰，以中牟畔，召子欲徂于路。曰：「由聞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終亦不果。」復遠陳，會陳濟公初立，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夫差侵陳，常被寇。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過難於匡，今又過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聞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遠，衛吾出，子與之盟。』」孔子東門，孔子遂遠衛。子貢曰：「盟可負取？」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至衛，靈公問曰：「蒲可伐乎？」孔子曰：「可。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公曰：「善，然不伐。」蒲時靈公在位四十二年，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將

西見趙盾子，至于河而聞竇鳴犢、犛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問焉，子曰：『竇鳴犢、犛華，晉之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得志而殺之，君子惡傷其類也。』」鳥獸之于不義，尚知避之，况於人乎？乃還息于陬，作陬操以哀之，而反于衛。復主蘧伯玉家，初，伯玉以史魚薦，任時已不任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衛人從後削其跡，復如陳。是歲，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為衛出公。趙鞅納太子蒯聐于戚陽，貸使太子繞入，人裹經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冉有問於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明年，孔子六十歲，齊助衛圍戚，以蒯聐在故也。孔子在陳時，被兵，久孔子無上下之交，暴露而居于桑落之下，絕糧，徒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謂子貢曰：「女以予

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
之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陳潛公起陵陽之臺未畢數
殺人問孔子曰周作靈臺亦殺人乎對曰靈臺以子
道未何殺人之有遂罷金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子曰與其進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
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
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子張書諸紳秋季桓子病董而觀魯城嘆曰昔此國
幾何興矣以我獲罪于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
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國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
卒康子代立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我先君用之不
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倘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
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
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司之將大同之也是日
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士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遂冉亦因說曰即用以
孔子為相也明年孔子六十一歲自陳還于蔡蔡昭
公將如吳公孫翩射殺昭公楚夜蔡秋齊景公率孔
子曰蔡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
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是歲魯亳社災

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楸人以柏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
諒既往不咎明年孔子六十二歲自蔡如葉葉公問
政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
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
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葉公問孔子於
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以葉公可與言在葉日久
時宰子為齊大夫使楚子貢為楚信陽宰葉公實薦
之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道孔子宰子曰夫子之言
不離道動不違仁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
無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
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
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於是昭王使使奉金幣
聘孔子昭王渡江有物觸王舟王獲而依之使使問
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惟霸能獲焉子游問曰夫子
何以知之子曰我嘗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
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割而食之甘如蜜
此楚王之應也明丘孔子六十三歲自蔡還陳吳伐
陳楚救陳昭王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

采聘孔子貢自信陽至。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聖人所諷刺皆中諸侯之疾今有見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丘之意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相與發兵拒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孔子時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台子路子貢顏淵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為至此顏淵以次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乃使子貢之楚。楚昭王發使迎孔子。孔子溲海至楚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孔子既見昭王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子西不可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楚之祖封于周掃為子男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使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會昭王有疾不祭河神孔丘告楚昭謂知大道

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昭王尋卒於城父孔子嘗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孔子自楚反蔡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援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慨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我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祖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鷄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孔子自蔡反子路宿于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明年孔子六十四歲時衛君輒父不得言諸侯款以
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衛于是子路為蒲寧孔子過
蒲有三善之歎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時子
貢為衛大夫結駟聯騎而過原憲於窮巷子路曰衛
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
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
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
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子貢曰有美
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
之哉我待賈者也孔子在衛出遊於吳題季札墓曰嗚
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過舊館人之喪脫駝而贈之子
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謀曰禱爾
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
欺天乎且予與其死子臣之手也無寧死于二三子之
手乎且子繼不得大塗予死于道路乎他日曰魯衛
之政兄弟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
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

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夫子
擊磬之地在於朝歌朝歌城北有殷太師墓夫子題
曰殷比于墓微子去之箕子為奴比于諫而死子曰
殷有三仁焉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
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為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
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客蘧伯玉之家文子就而
訪焉孔子曰蘧蓋之亨則嘗聞之矣兵甲之事未之
聞也退而命駕欲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
子遽止之曰圍也豈敢度其私哉亦防衛國之難也
將止會冉有為季氏將帥與齊戰于郎 之季康
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
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聞之有名播之有姓
質之鬼祿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
利也康子曰我用台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
人聞之則可笑康子乃使公華公實公林以幣迎孔
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十有一歲而反乎魯蓋周
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也明年孔子六十五歲
居魯哀公館焉公自階孔子賓階升堂侍立公曰
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
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